

互助养老: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现实抉择

廖 欢

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互助养老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难题的可行方案。在湖南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并认真听取老年群体养老诉求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村养老的现实难题、功能分析和路径选择3个层面展开讨论。深入分析发现:互助养老模式能有效缓解当前农村养老存在的现实难题,并作为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传统养老模式之外的重要补充;其独特的功能优势体现在养老帮扶、养老投入、养老参与的各个环节;要更好促进互助养老嵌入农村养老全流程,需要充分肯定老年人的独特价值,积极拓展老年人的公共空间,完善互助养老模式的政策体系。

关键词:互助养老;农村养老;养老保障

中图分类号:F840.67

DOI: 10.3969/j.issn.2097-065X.2024.06.034

1 孝而难养:农村养老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

1.1 人力资源的陪护困境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往往扮演着老年群体的温馨港湾,是农村中最具生命力和持久力的养老模式。农村社会一旦出现弃养老人、虐待老人等违背公序良俗的失范行为,就会遭受群体性批判和社会性惩罚。其中,代际关系是传统养老支撑维系的基础。费孝通先生将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养老称之为“反哺”^[1]。虽然在较长时间内农村家庭物质资源相对匮乏,老年生活清贫困苦,可依旧能从家庭中获得必要的情感照料与人力陪护。可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分隔的空间结构进一步加剧了“孝心”和“孝行”的分离,年轻人在家乡和工作间、在陪护和谋生间不得不进行二选一的艰难抉择。整体上呈现出“半工半农”的社会格局,简言之,即年轻人城市打工,老年人在家务农的分隔状态^[2],这种分隔状态导致农村年轻人口的大幅减少。就家庭照护关系上看,出现人力资源的陪护困境,进一步加剧了老年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影响着农村老人的生活品质。

1.2 养老资金的投入困境

从总体投入上看,农村地区养老服务投入呈现上涨态势,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公共财政收入向农村地区倾斜。但是,与城市社区相较而言,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诸如医疗资源配给不足、养老床位供给率低、专业社工数量不够等。从资金来源渠道上看,我国农村养老资金投入仍以政府投入为主,自筹或市场化运作相对较少。在此背景下,养老服务过程中财政支持比重远超城市,这在另一层面反映出当

前农村地区养老财政压力较大,仅靠政府单一输出是远远不够的。虽然“银发经济”被誉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是养老服务投入较大、营利周期较长,且不具备城市中完备的产业基础,导致市场化运作不足,缺乏其他社会资本投入。从服务花费上看,居家养老模式花费较低,是农村老人能够承担的主流养老模式,但这种养老模式只能满足较低层次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能提供专业化、多元化的医疗康养服务,也难以满足老年群体的社会交往、自我实现需要。专业养老机构服务成本较高,需要大量资金增加专业照护场地和专业护理人员,由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对于其他专业养老服务模式的自主选择性不强,更多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1.3 自我价值的实现困境

老年人作为独立个体,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人,既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需求的基础性需要,也有尊重和自我实现的社会性需要,有参与集体活动、得到同伴认可的价值追求。只有满足多样化需要,才能获得完整的价值体验和良好的心理感受。然而,“混日子”“得过且过”成为农村老人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种失落情绪无法排解时,就会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现实困境在于,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无法得到有效实现,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如火如荼,老年群体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无法参与社会实践。在逐步空心化的农村社会,老年人难以从片段化、阻隔化的社会交往中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随着农用器械的普及和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传统农业不再需要老年人投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使得“3个月种田,9个月休闲”的生活状态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农村老人有了更多富余闲暇时光参与社会活动,可空心化的农村社会,与城市社区相比,既缺乏必要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课题“湖南互助养老参与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XSP2023FXC174)

的社交场所，也缺乏必要的社交活动，导致空闲时光“无处安放”，使老人产生空虚感和焦虑感。

2 需求耦合：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功能分析

2.1 养老帮扶：由“个体”到“社会”的转变

在城乡二元分隔的时代背景下，家中经济状况较好的年轻人可以将父母带到城市中共同生活，而经济状况较差的年轻人则不具备相关条件，更多以“半工半农”的代际分工形式存在，即年轻人在城市中打工，父母留守农村务农。这种背景下，传统居家养老模式早已不再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仅仅依靠子女养老的居家养老模式早已“力不从心”，这种“力不从心”既体现在经济能力上，也体现在地理空间上。而互助养老模式则有机统合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独特优势，较好契合了当前农村老年群体对于养老服务的客观需要。互助养老核心概念是“互助”二字，农村社会本就具备熟人社会属性，互帮互助的社会行为早已深深嵌入乡土社会之中，具备广泛开展的民意基础和社会空间。互助养老不同于传统居家养老，在养老帮扶主体上，将传统的单一主体转换为现代的多元主体，将自我负担的“个人行为”转换为互帮互助的“社会行为”。这种扶贫方式的转换既是养老服务理念的社会化转换，也是养老服务行为的社会化转换，旨在让农村老年群体“老有所依”。

2.2 养老投入：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随着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养老保障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步显现，总体投入不足、资金渠道狭窄、养老服务开销较大是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直观体现，现有财政状况难以满足农村老人的多样化需求。因此，老年群体生活品质与城市社区老人存在较大差异。要持续改善农村老人生活现状，提升生活品质，就要因地制宜地探索一条适合于农村财政现状的特色养老模式。在此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应运而生，这是应对当前财政困局的有益尝试。“经济性”“互利性”“平等性”“循环性”是其本质特征，有力助推了“共建共治共享”老龄化工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现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主要涉及“邻里互助模式”“老年协会模式”“幸福院模式”和各地广泛试点的“时间银行模式”^[3]。这些互助养老典型模式的共同特征是转变了传统“等靠要”的思维定式，在满足基本养老需求的基础上，探索了一条自负盈亏、渠道多元、共建共享的社会化运作模式，主动拥抱市场、主动拥抱社会。从源头上化解了农村养老资金投入的现实难题，实现了农村养老资金模式转变，由传统的“输血式”向现代“造血式”投入顺利

转型^[4]。

2.3 养老参与：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换

个人利益上的互动平衡是促进互助养老长期存续的基本保障，互助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交往”“利益交换”，这种帮扶关系是对等基础上的交换行为，既可以是利益交换，也可以是情感交换。基于对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交往活动，使得互助养老参与者可以放下芥蒂，以更加开阔的心态参与其中。基于交换关系的互帮互助，是一种更加平等、更加随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是基于自愿原则基础上的社会活动。自愿参与是内驱动力的外在表现，这种参与能够更好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自身乐在其中，在互帮互助的实践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老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由过去的“被动参与”状态转换为“主动参与”，由过去的“被动接受”状态转换为“主动请求”。这种参与状态的变化，是互助养老区别于其他养老模式的关键所在，这是老年人发挥余热，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追求的重要方式。

互助养老模式的核心概念在于“互助”二字，而要实现互助就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社会治理理念在农村互助养老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图 1)。形成由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构建的养老服务格局，其中共建是基础，共治是关键，共享是目的。主体互动是农村互助养老政策网络得以联结的表现形式，赋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等表达需求、参与决策的权利和渠道，这是构建多元合作互助养老体系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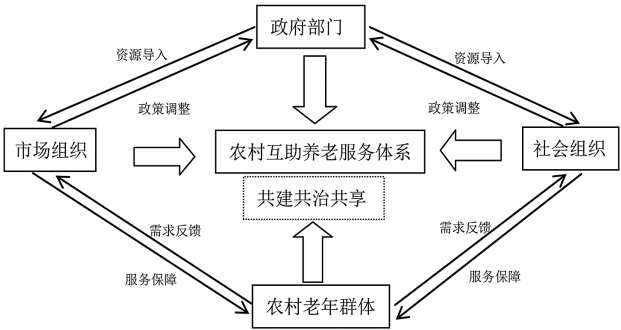


图 1 互助养老模式的多元主体互助网络

3 价值重构：优化互助养老模式的路径选择

3.1 认知重塑：充分肯定老年人的独特价值

一是搭建公共事务的交流平台。帮助老年群体重新认识社会、接受社会、参与社会，由“割裂”的社会关系迈向“融合”的社会关系，帮助老年群体实现再社会化。公共交流平台的建立，让留守老人被看见、被认识、被关注。同时，依托互动交流平台充分

表达个人诉求,与志同道合的农村居民开展文娱活动。在此基础上,让老年人走出家庭、走出社区、走出村落,在更加广阔的公共舞台展示自我。

二是倡导互帮互助的价值理念。为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在以老助老、助人自助的核心理念加持下,实现养老服务的自我保障、自我供给,甚至实现角色转换。让低龄老人由养老服务的“接受者”,成为养老服务的“提供者”,给予社区服务、情绪疏导、家庭护理等力所能及的帮助。

三是形成正向激励的宣传机制。对于社区服务的热心人,养老服务的真心人,在参与公共服务过程中得到群众好评和赞扬的老年人,可在主流媒体报纸进行宣传报道,这些肯定性的社会评价对于老人来说,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志,也是社会荣誉的“勋章”,有利于进一步激发留守老人的内驱动力。

3.2 空间重构:积极拓展老年人的公共空间

一是建设好交往活动的物理空间。开放的公共空间是进行社交活动必不可少的场域,这一场域既是老年人娱乐活动的场地,也是老年人沟通交流的场地。考虑到老年人行动相对不便,在场所的选择上,通常设置在人口聚集度较高、交通便利之处。公共空间的营造上,要立足老年人的共性化需求,开辟适合集体活动的空间,诸如广场舞、棋牌室、聊天室等,供老年人消磨时光^[5]。形成“统一居住,分散生活,集中管理,互助服务”的互助养老新形势。

二是营造好互帮互助的人文空间。通过空间的聚集塑造“在一起”的心理感受,让留守老人感受到温暖,意识到自己并非独立个体,而是同属于互助养老的大集体。依托物理空间撬动人文空间,通过人文空间塑造心理空间,在此过程中,让老年人心心相印、彼此联结,进而迸发出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具体而言,可以建立互助小组,共同应对生活中遇到的艰难险阻,增强彼此信任感;可以加强社区支持,对生活困难者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可以鼓励家庭参与,树立尊老敬老的良好家风,为老年人提供必要支持和陪伴。

3.3 体系重建:完善互助养老模式的政策体系

老有所养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理想追求,可在老龄化大背景下,单一的居家养老模式及传统的伦理结构已无法满足留守老人养老诉求。因此,形成制度性规范,构建一个系统完善、架构合理的互助养老体系势在必行。

一是在资金政策上,拓展资金渠道的供给点。

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形成省、市、县、乡多级统筹的财政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桥梁,以社会为主体的立体化保障体系,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应保尽保。

二是在人才政策上,摸清互助养老的需求点。在现有养老框架制度体系下,农村留守老人“吃、穿、住、用、行”等基本养老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可不足之处体现在老人的精神世界空虚。互助养老模式的优势正是基于社会互动,填补家庭养老中的精神赡养功能,在人才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结构上,要大力引进心理学人才、专业护理人才,加强志愿服务群体的知识技能培训工作^[6]。

互助养老是对农村养老困境的有效应对,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互助养老方式,满足了老年群体对于养老生活的殷切期盼,从现实困境到支持网络再到路径选择,共同呈现出互助养老模式的基层治理模型,其具体运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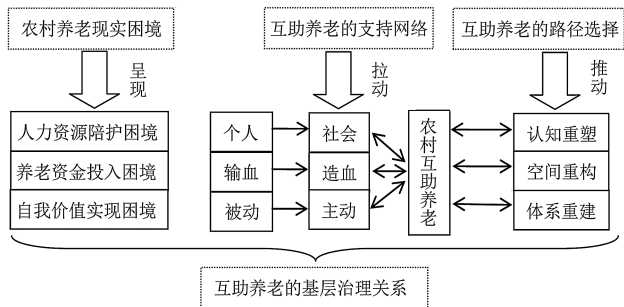


图2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基层治理模型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 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 1983(6): 6-15.
- [2] 刘琪. “走出反哺”: 农村互助养老实现的支持结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J]. 兰州学刊, 2023(4): 149-160.
- [3] 廖欢. 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研究: 基于长沙、岳阳、常德三地的实证调查[J]. 开发研究, 2023(5): 152-160.
- [4] 廖欢. 社会治理理念与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的耦合逻辑与实现路径[J]. 乡村科技, 2023(2): 26-29.
- [5] 廖欢. 城市社区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长沙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老龄科学研究, 2022(10): 27-40.
- [6] 陈宇, 陈达婷.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研究进路与未来走向[J]. 学习与探索, 2023(2): 39-48.

作者简介:廖欢,男,1991年生,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基层治理。